

湛江賦





湛江赋

湛江市作家协会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湛 江 赋

湛江市作家协会 编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9.5印张 2插页 221,000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500册

ISBN 7—218—00259—5/I·24

•

定价2.70元

时代的韵律 改革的颂歌

——报告文学集《湛江赋》代序

中共湛江市委书记 王 治

翻开湛江作家协会编辑的报告文学集《湛江赋》，心头涌起一股热流。那富有个性的人物，是我熟悉的人物；那动人的事迹，是我熟悉的事迹。这里没有人为地拔高，没有斧凿的痕迹。一切是那么自然，那么亲切，又是那么感人。这是湛江作家用心血写出来的啊！

一个时期以来，在湛江的作家群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：文艺作品如何反映改革、开放，如何反映时代的风貌。我认为：《湛江赋》的作者们，以其切身的感受，辛勤的劳动，巧妙的艺术构思，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改革，冲击着旧的体制，旧的观念，旧的传统，旧的习惯；改革，叩开了人们的心扉，激荡着人们的心灵。人们欢呼改革，期待改革，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改革的洪流。改革，也造就了一代新人。在雷州大地上，改革者们正在用不同的风格，演奏着以改革、开放为主旋律的雷州交响曲。

大概是今年春节后吧，我和市委的几位同志和湛江的作家们进行了一次对话，鼓励作家们深入到生活中去，到改革、开放第

一线去，写实实在在的人，写实实在在的事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作家们行动起来了，他们放下了手头的长篇巨著，有的下到了工厂，有的跨进了渔村，有的扎进了蔗林，有的睡进了虾棚……他们决心用报告文学的形式，讴歌改革的时代，讴歌改革的人……于是，一篇篇反映时代的脉搏、充满改革气息的作品相继出现了。

《湛江赋》仅仅是从改革的百花园中采撷的几朵鲜花，然而人们不难看到改革者的群像和风姿。

《湛江赋》的出版，是湛江作家奉献给建国四十周年的一份厚礼。

时代需要更多的改革家。时代要求作家为改革、开放更加理直气壮地鸣锣开道。

谢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对这本报告文学集的关怀和支持！

目 录

时代的韵律 改革的颂歌(代序)	王 冶 (1)
粤西龙腾图	董 坚 (1)
“菠萝大王”和他的菠萝	朱堪智 黄彩玲 (25)
雷州黄牛故乡的主人	郭羽燕 (34)
多维的奏鸣	吴茂信 (39)
盾在情中铸 剑在血里磨	李敬文 宋树根 (55)
——湛江市公安局纪实	
绿色畅想曲	艾 彤 林炳泉 (72)
开拓之歌	何银华 叶 贵 (84)
——城月糖厂纪实	
一份没有公章的紧急报告	阳 磊 (94)
祖国南疆门户的经济卫士	唐谟德 (111)
——记湛江商检局	
弄潮儿向涛头立	林炳泉 (129)
半岛龙	陆 岸 (150)
擎天者	陈 迅 李栋林 (165)
在桃李芬芳的地方	廖华强 (185)
——遂溪县教育局采访记	
生财年年	廖华强 陆 岸 (199)
彩色的海	阮乐天 (215)

柳暗花明.....张 河 三 石 叶 贵 (231)

——许连和遂溪县糖烟酒公司

半岛崛起的甜蜜城.....廖华强 蔡华生 (245)

一对陶瓷夫妻命运录.....肖剑锋 肖宽兴 (258)

珍珠赋.....马 驹 叶 贵 三 石 (277)

在竞争中崛起的“雷州面”.....刘其献 卢彦培 (290)

粤西龙腾图

董 坚

序：龙断脊

海啸！

1986年7月21日下午4时许，凶神恶煞般的九号强台风猛烈地袭击着北部湾东海岸。十二级以上的飓风裹挟着飘泼大雨，疯狂地推涌着比常规高出三米多的滔天巨浪，像一队队面目狰狞的张牙舞爪的巨兽，绽开血盆大口，咆哮着、翻卷着，以吞噬一切的凶暴，向一条横卧在九洲江右侧的12公里长堤发起轮番冲击——

轰隆隆……

排山倒海的冲天巨浪撞击在堤坝上，激起10多米高的浪柱，吞没了救灾民工的惊呼，凶猛异常地砸过堤面，扑向救灾民工和抢险车辆，成块成片成段地削走堤土，推倒沙包，卷走竹木，掀倒工棚……不多时，长堤变成了一条被咬啮成锯齿形的龙，被白茫茫的海潮封锁在一片浪峰中。有人发出尖叫：

“张书记，长堤危险！”

只见浪柱扑腾的长堤上，屹立着一个指挥抢险的中年汉子。他脸色沉着、冷峻，仍然怀着最后一线希望，希望台风有所收敛，希望海水开始退潮……

“别管我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抢……”

“张书记，快撤下来，你不熟水性！”一旁的司机小莫在呼叫。

中年汉子仍然一动不动地立在长堤上下令：“沙包、石块，垒上去！……”

“张书记，你站的这段堤是沙质土，若冲开决口，不被冲走也会沦为‘孤岛’，危险，快撤！”

轰隆隆……一串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震得中年汉子两腿发麻。巨浪终于在他的前面冲开了一个决口，汹涌的潮水冲进堤内，残酷的掠劫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。

中年汉子悲痛而吃惊得眉发倒竖……

“张书记，”邓工程师大惊失色，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无柴烧！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！”

“撤！……”中年汉子终于忧伤地下了撤退令。

“可是你不撤走，大家都不肯离开！”邓工程师急得团团转。

“撤退——！”中年汉子终于咬咬牙，泪汪汪地转身率领抢险人员紧急撤退。

哗啦啦……大浪腾扑过来，将最后一批撤出人员截断在会车台前。情况万分危急。

“跟我来——”中年汉子正率队冲向会车台，突然一排巨浪头扑来，把他摔倒在坝面上。

“张书记！……”人们慌乱地扑过来。

“别乱来！”中年汉子霍然站立起，一只手撑着摔伤了的右肋

骨，沉着地指挥道：“跟着浪峰中间的浪谷冲过来，快！……”

最后一批人员跟着浪谷冲上了会车台，脱离了险境。滔天巨浪尾追而来，将长堤冲开了第二个决口，接着是第三个决口……第十个决口！

中年汉子目睹这场毁灭性的惨剧，立时泪如泉涌……

他就是中共廉江县委书记张安光！

在他的身后，被毁灭的是一个世界有名、亚洲第一的连片万亩虾塘！他的脚下，是一条耗去全县人民2000多万元巨资的围堤！一个粤西“两水一牧”样板基地！

让我们把历史翻回到1985年——

一、龙躁动

1985年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车轮已推进到了第七个年头。这一年，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浪潮，正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更加彻底地冲破“左”的和传统观念的束缚，朝着呼唤新的生产力，解放人的观念意识方向迅猛发展。

广东在沸腾，粤西在沸腾，廉江在沸腾！刚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张安光，早已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情，带领县委“一班人马”，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，为百万廉江人民寻求一条符合国情民情的致富之路。

哦，廉江，这块雷州半岛历史上干旱贫穷的2800多平方公里土地，沉重的历史给它制造了两个沉重的包袱：瘦瘠的山地和荒凉的海滩。一场“农业学大寨运动”，使一百多万亩山村遭受严

重破坏。三中全会以前，全县人均收入不足80元；40000多亩沿海滩涂被荒废，7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，人们还靠捉小蟹、种木薯、掘沙螺为生，过的是刀耕火种的日子。风卷茅寮，雨打芭蕉，老牛伴着黄昏……生活十分清苦。百万廉江人民哟，背着历史遗留的两个沉重负担，在觉醒中急切地企盼，艰难地起步。

三中全会后，县委调整了农业布局，打破了单一经济的束缚，鼓励支持农民种甘蔗、香蕉、红橙、蚕桑、胡椒等经济作物，一下子发展到20多万亩。农民的生活迅速达到温饱型，可是发展的速度仍然不尽人意，人们要求迈出更快的步子。

“捆住我们手脚的究竟是什么？廉江经济发展的出路何在？”县委“一班人”在苦苦思索。崇高的使命感、神圣的责任感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职之感。难言的忧虑愈来愈强烈地困扰着他们躁动的情绪。就像地下奔突的岩浆，随时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喷火口和喷火形式。

世界上本来没有路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走一步，这个世界就没有路了。

入春以来，张安光经常地吃不好饭睡不好觉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都处在一种极度的亢奋和紧张的思考中。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：县委为廉江经济发展所绘制的蓝图，似乎还留下一块空白。

张安光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“越轨者”。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年头里，他作为公社书记，竟暗地里怂恿、支持农民分口粮田；还在极“左”流毒甚深的年头，他就大胆地鼓励农民开荒种经济作物，还发动和支持公社农民建房，却不占一分耕地……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，就在一份内部材料中批示：“石颈公社建房不占一分耕地的做法很好，全省各地应当效法。公社书记张安光的心里，装着农民的长远利益……”

他不是一个以“务实派”著称的人。坐上县委书记交椅的第一天，有人毕恭毕敬向他建议道：“张书记，开一个像样的就职演说会，怎么样？”他轻轻摇摇头，说：“农民兄弟不是看我们说得如何动听，而是看我们能为他们办多少件实事！”这是他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之谈。他当乡干部时，不声不响地发动农民集资出力，将家乡一座岌岌可危的木桥改建成平稳石桥，解决了交通之便。即便是当了县委书记，仍然牢记“当官不与民作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座右铭，魁梧的身影仍然闪现在千家万户，坚实的脚步踏遍了乡间小路。许多农民兄弟背后望影，隔墙听声：“那不是张书记，就拿我破肚！”长期的农村工作，使他对全县的山山水水，对农民兄弟的好恶企求了如指掌，难怪得了好些“父母官”、“农民通”、“贴心书记”的雅号。

当改革的大浪潮席地卷来的时候，作为“农民通”的“父母官”，还有不焦虑、还有不躁动的么？

于是，他带着满腔的忧虑和祈望，两次走出去，到珠江三角洲、深圳、珠海等地考察，取经学习，这使他拓展了视野，茅塞顿开，也使他陷进更大的躁动中去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“廉江落后了！”一种沉重的危机感愈来愈强烈地笼罩着他的心头。

好一个宝贵的危机感！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。日本在沦为战败国之后，危机四伏，大和民族在危机中挣扎、发愤、拼搏，不到20年的时间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！香港，弹丸之地，曾在50年代历史危机中崛起，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亚洲的“四小龙”之一！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

深夜，刚开完常委会议的张安光，县长欧永良和副书记伍国森，毫无睡意，不约而同地滞留在办公室，仍在孜孜不倦地为百

万廉江人民探讨经济发展的出路。

“要搞商品经济，看来不能只搞产品经济。”张安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目光凝视着墙上的地图，“按老一套去抓，是无法富起来的！”

“可是，我们也不能跟珠江三角洲一样大搞加工工业哪，”欧永良双手叉腰，不停地踱来踱去，“我们地理环境不如人家优越，资金不足……信息也不灵……”

“我看，唯一的出路是大搞开发性的农业生产。”张安光投石问路，“以外向型的商品经济带动廉江起飞。市委市政府也正在酝酿这个方案。”

“对！”伍国森霍地站起来，眼睛蓦地一亮，“山区种果，海滩养殖！我们已有20万亩香蕉，12万亩北运蔬菜，9万亩柑橙；现在再开发沿海滩涂，大养对虾——靠山吃山，靠海食海，走符合廉江实际的致富道路！”

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！”欧永良咯咯地笑起来，“我们前两年不是在龙营围试养过亩产高达200公斤的对虾吗？”

“可是沿海滩涂可供开发的有9万亩之多，怎么开发，如何入手？”伍国森自言自语。

“打蛇打七寸，擒贼先擒王！”张安光言之凿凿，同时用手向地图上一点。

“龙营围！”县长和副书记同时欢叫起来。

一个宏伟的开发性农业工程终于酝酿成熟了。

运筹决策学有一个要素——契机。能否抓住契机，是决策者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；而要准确无误地掌握契机，就要熟虑情况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。还要敢冒风险，经受得起自然的和社会的“黄牌警告”。

有幸的是，张安光、欧永良、伍国森这三个炎黄的子孙，他们身上虽然流动着先人的血液，但头脑已注入了现代人的意识，不再是那种因陈守旧、谨小慎微的旧式领导人。他们的足迹已跨过地域的界限，眼光已超过国界的封闭，思维已打破了时空的禁锢，理想与观念已挣脱了传统的羁绊，脉搏已和世界大趋势的潮流相吻合！

没有什么比人的观念解放更为重要的了。

二、龙腾跃

赤日如火，烤炙着一望无际的海滩。

荼毒的阳光下，张安光、欧永良、伍国森怀着为人民谋利益的雄心壮志，带着一行技术人员，带着他们开发沿海滩涂的蓝图，前来考察这一片黄金海岸，认认真真地寻求开发这块神奇土地的科学依据。

龙营围，是县委于1978年为安置水库移民而兴建的。围堤西起英罗港，东接营仔镇，全长12.05公里，把30000多亩滩涂拦腰围住，耗资共2000多万元。建成以后，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原因，由于缺乏淡水冲洗，盐碱含量过大，无法耕作，移民安置计划没有实施。30000多亩人为的滩涂就这么人为地被荒弃，看得见摸得着的丰富自然资源竟一直无人问津，昏昏沉睡中只有苍凉、寂寞、枯草……

此刻，张安光站在长堤上，吹着咸咸的海风，心里好不疼痛与酸楚！

这是一个真正的聚宝盘。沙土酸碱度适中，海水污染少，天

然饵料丰富，正是养殖国际市场大量需求的对虾的得天独厚的最佳场所。中山大学一位地理教授到这里来考察时，曾经断言：“龙营围一旦被开发利用，就会变成一个踏破铁鞋也难觅的‘聚宝盆’，‘黄金库’！”

其实，我们的祖宗早就在这块土地上洒下过汗水。龙营围腹地有一条村子，叫下洋。据考古，盛唐时期，这里便是一个天然的良港了。先人们在附近开窑烧瓷，冶炼烧铸，无数帆船从这个港口升蓬扯纒，远航交趾，荡舟暹罗，直下南洋。当年西沙之战，我们的海军战士在西沙群岛拣回好多中国瓷片，其中不少竟是龙营围内西牛望月古窑址生产的！

烈日炎炎，四下热气蒸腾，张安光汗流浹背，双膝跪在海滩上，用双手挖起一抔热乎乎的沙土，激动不已。一抔沙土就是一抔黄金哪！他站了起来，望着汹涌的海面，心潮逐浪高，真想放声大喊：“啊，遍地宝藏的海滩，昏昏沉睡的龙营围，我们来了！……”

“干，让这辽阔的荒滩变成出口创汇的商品基地！”

县委决定开发龙营围万亩虾塘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有人拦头棒喝：“龙营围‘农业学大寨’的产物，县委的屁股坐到哪去了？”

对这些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闹剧，张安光见得多了。他说：“……当然，‘极左’给我们留下了伤痕；然而，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本身，也应该在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吗？人民创造历史的事业，只配用牢骚来埋葬吗？”

县委的决定与市委的决策不谋而合。市委的一位领导驱车直抵廉江，祝贺县委找到了廉江腾飞的龙头，鼓励他们创一条开发性农业的新路，为全市树立一个样板。

“除了龙营围优越的自然条件之外，”市委领导满怀探究口气

问张安光，“还有别的什么诱发你的‘虾瘾’呢？”

“我曾经反复推敲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福利曼的名言：只有冲破地域和国界的商品，才能有效地表现它连同主人的价值。”张安光坦然地脱口而出，“大量的市场信息告诉我们：近年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加拿大、香港、澳门等国家和地区，国内经济开发区，对虾的需求量不断增大，价格昂贵，奇货可居；而世界大面积生产的对虾基地又不多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，促使我下决心当‘虾大王’！”

“好，尽快打出可行性报告来，我签字批准！”市领导当即拍板，然后谆谆告诫：“从传统性农业到开发性农业，从单一经济到创汇产品经济，从田野走向世界，这中间会有多少困难和阻力。希望县委多往这方面想想，眼光看得远一点。”

张安光他们心里热乎乎的，但头脑一点也不热乎。他们冷静而认真地分析了困难和阻力，分析了战胜困难和阻力的能力与条件。年底，可行性报告得到省的批准，并终于争取到了投资。

一场兴建亚洲最大的连片万亩虾塘的战斗打响了。张安光日夜坐镇指挥，通过半现代化的传讯工具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动员令。两万多名民工从山区、从丘陵、从海滩浩浩荡荡开赴龙营围，手扶拖拉机、推土机、翻斗车在长堤、塘基上吼叫，打响了一场轰动世界的“人民战争”。沉睡的海滩被唤醒了。

然而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奇怪，有真善美就会有假恶丑，有改革就会有保守。当张安光绷紧箭弦，站在长堤上指挥战斗的时候，有人撑腰鼓气，鼎力支持；有人暗吹冷风，流言四起，像寒冬的连绵阴雨：

“张安光这是搞第二次劳民伤财的‘大跃进’运动！……”

“哼，建什么万亩虾塘。等着瞧吧，开得了龙头，煞不住狗

尾！……”

“难怪资本家讲共产党人只会计乘数和加数，不识得算减数和除数！……”

正直的人被这些冷风流言激怒了，要张安光组织反攻。

可是不，张安光对此一笑置之，那么坦然，那么宽容。他说：“慌什么？假如我们的人民只有舆论一律，只有一种调子，一种步伐，一种颜色，国家还有什么希望！”他把众多的议论和不同意见，看成是人民民主进一步健全的标志，这多么需要魄力和胆识！“我们有党的富民政策，一是疏导，二有实践检验，天不会塌下来，地不会陷进去。”

“你就那么自信？”

张安光望着围内两万多名民工人流，深沉地吸了一口气：“秦王李世民曰：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我们正在兴建的这个大舟，装着的是人民的利益嘛。……”说罢他把裤腿高高挽起，冒着寒风细雨，走在烂乎乎的泥土中，走向了民工的队伍……

张安光时刻牢记小米加步枪打败十轮卡的经验。我们都不应当忘记！

经过140天的鏖战，一望无际的荒滩变成了无边无际的规格化的虾塘。大小塘基纵横交错，显示着80年代劳动者创造世界的威力。块块塘面如透明的巨镜，折射着智慧与汗水之光。1.5亿尾对虾在塘中畅游，孕育着丰收的希望。井然丛伸的高压电杆，俨然像守卫万亩虾塘的卫士。12公里的围堤蕴含着胆略与科学的结晶，宛如一条跃跃欲试要腾飞的巨龙，巍然拦住了万顷海涛……

《湛江日报》、《南方日报》分别以显著的位置迅速发表了廉江建成了亚洲最大虾塘的消息。新华通讯社在对外发布的消息中说：“广东廉江县建成了亚洲最大的连片万亩虾塘，宛如一幅美丽